

紀實文學精華

陳毅將軍傳奇

鐵竹偉 著



利文出版社

陳毅將軍傳奇

鐵竹偉 著

利文出版社

陳毅將軍傳奇

編者：鐵竹偉

出版者：利文出版社

旺角洗衣街245-251號地下

總發行：利源書報社有限公司

旺角洗衣街245-251號地下

電話：3818251-4

FAX: 3971519

美國發行：華文書報雜誌社

Chinese Periodical Distribution, Inc.

507 S. Stoneman Ave., Alhambra, CA 91801 U.S.A.

Tel: (818) 282-0361 (818) 282-0387

Fax: (818) 282-9370

承印者：景達印刷公司

柴灣安業街12號長益工業大廈12樓A座

版次：1993年8月初版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序言

王震

陳毅同志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投身中國革命，不久即成爲中華民族和中國人民解放事業的名將。全國解放後，他領導建設新上海；接着，在外交戰綫上叱咤風雲，成爲二十世紀國際上傑出的政治家、外交家。在陳毅同志光輝的一生中，這些無疑佔着十分重要的位置。但是，他還有着更加顯赫的一頁，這就是他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輝煌業績。

我有幸在「文化大革命」這艱辛的年代較多地接觸到陳毅同志。我聽到他說過：「如果我乖乖的不說話，在中南海是住得下去的。」「我是中央政治局委員，我要說話！」

在中國革命的多次危急關頭和轉折時期，陳毅同志堅定地站在鬥爭的最前綫，與敵人戰鬥，這是很不容易的。而在十年內亂中，陳毅同志又一次站到鬥爭的最前綫，忠誠地、英勇地捍衛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原理原則，捍衛黨的「八大」制定的正確路綫，這是更加難能可貴的，值得我們大家銘記和學習。

這本書搜集了大量的材料，把「文革」中的陳毅同志寫得栩栩如生，氣勢磅礴。對周總理、老帥們和他同志的描述也都動人。寫的雖是慘遭浩劫，但充滿着浩然正氣和革命樂觀主義的情操，讀着使人沉思、振

奮。尤其是對陳毅同志在關鍵時刻挺身而出，爲黨爲國直言無諱的精神，寫得比較突出和生動。

我們戰鬥的共產黨需要這種精神。

我們改革的時代需要這種精神。

我推薦這本書的用意主要在此。

一九八五年一月八日

序 章

本書的任務，本來只是報告陳毅在「文化大革命」時期——亦即他一生中最後一個階段所發生的種種故事，然而在開篇，作者卻不能不把鏡頭拉回幾年。因為這期間有幾件事情，是想瞭解「文化大革命」和「文化大革命」中的陳毅的人所不應遺漏的。

第一件事發生在一九六一年三月，也就是在一九五九年廬山會議批判彭德懷，繼而全黨開展反右傾鬥爭之後，在一九六二年「七千人大會」上毛澤東做自我批評之前。三月二十二日，在中南海的紫光閣，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物中，有一位居然坐在蒙着白枱布的會議桌子後面說：

「不僅過去的時代有局限性，我們這個時代也有局限性。封建階級有局限性，資產階級有局限性，無產階級也有局限性。我們只能盡量做我們這一代所能夠做到的事，不是說一切事情我們都能夠做。……今天，在農業方面，有人想很快就跳到共產主義，颺共產風，犯了錯誤……就是毛主席也不能超過今天的時代去解決問題，否則就要犯錯誤。」

聽眾的神情頓時緊張起來。百十來人的會場上，只有鋼筆在本子上疾速劃動的沙沙聲。自從一九五七年反右派鬥爭以來，人們什麼時候聽到過這種論調啊！

講話的人卻很從容。他今年快滿六十足歲，可是精神鏗鏘、健旺，額頭高高的，滿面紅光。他就是中央

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兼外交部長、軍委副主席陳毅元帥。

這次文化人的聚會，正是由陳毅提議召集的。

那時候，在全黨開展的「反右傾」鬥爭，在政治上使黨內從中央到基層的民主生活遭到嚴重損害，在意識形態領域，則對一些文藝作品、學術觀點和文學藝術界的代表人物進行了錯誤的、過火的政治批判，在對待知識分子問題、教育科學文化問題上發生了愈來愈嚴重的「左」的偏差。對文藝創作粗暴干涉的現象相當嚴重。

陳毅有不少文化界的朋友。他們曾向他述說自己的苦衷。有些單位的領導，自己的文章都沒寫通，卻隨便去改人家的文章，把通的改成不通。還有些單位的領導，一味要劇作家跟形勢，為政治運動寫戲，還要求寫出戲劇衝突，寫出矛盾。劇本一拿出，只要出現有缺點的領導或對現實中落後面的批評，馬上有人「對號入座」，頃刻之間，「反黨」、「對社會主義制度不滿」的大帽子從天而降。報紙雜誌上點名批判、圍攻，繼而被「拔白旗」、受處分，甚至開除公職，送往勞改……弄得作家們終日惶惶然。有的作家轉而去寫歷史劇，無奈寫歷史劇也不太平。一次，陳毅應邀觀看新編京劇《寶蓮燈》。名噪幾世的《二堂放子》一場，無論唱腔、作派都堪稱一絕，陳毅十分愛看。不料，戲至尾聲仍不見這場戲出現。編劇一旁苦笑着解釋：為了體現「羣衆路線」，他已奉命刪去了「二堂放子」一場。陳毅真想罵人！乾脆讓神話裏的人物也讀《資本論》，豈不更革命嗎！我們的天下，這樣搞下去，正如毛澤東所說，要「霸王別姬」啊！

陳毅終於隱忍不住。他親自打電話給齊燕銘，建議召集一次在京戲曲編導工作者座談會。他要出席講話。

既要講，就要講徹底，講痛快，鈍刀子割肉的「談話」，陳毅從不願講！

「我看到有些文章把古人罵得一塌糊塗，把李清照完全否定了。李清照當然有她的局限性，她不可能超過那個時代去解決問題……有篇文章講陶淵明，為什麼當時不去和九江、鄱陽湖的起義軍結合，卻坐在那裏喝酒，因此認為陶淵明的詩一無是處……」

「那些黃色的東西，宣傳愚忠愚孝的戲，進行反動宣傳，是不好的。但是也不要把現代的意識形態加在歷史劇和舊劇裏面，給古人穿起「西裝」，穿起「人民裝」；不要到那裏去找馬克思主義，找毛澤東思想。」

「不僅歷史上的人物都有缺點，就是我們這個時代的人，也都有缺點。毛主席從來沒講過他沒有缺點。……我們今天不要把毛主席神化。凡是把毛主席神化的人是別有用意的。……」

敏感的文化人不可能聽不出來，陳毅講的是戲曲，但又都是政治，是當前最敏感的政治問題。要堅持民主集中制和集體領導制度，反對個人崇拜，發展黨內民主和人民民主……這正是黨的「八大」的精神。陳毅一貫堅持我黨三十多年來進行反「左」、反右兩條戰綫鬥爭的優良傳統，在革命的轉折關頭，總是「評衡」「左」右費思量」。解放初期，當「左」的傾向在黨內部分同志中抬頭的時候，陳毅市長曾說出「只敢反右，不敢反「左」，就不能算一個好的共產黨員」的名言。如今，當「左」的錯誤在黨內尤其是在領袖的言行中日益發展，黨和國家的命運面臨嚴重考驗的時刻，陳毅再次挺身出來講話了。

場內不時爆發出時而暢快、時而驚愕的笑聲、議論聲。到會的人無不受到強有力的震動。但這還是一次小範圍內的講話。而震動了全國，後來在「文化大革命」中成為一樁公案的「廣州會議講話」，則是在一年以後。

一九六二年三月二日，全國科學家座談會和全國話劇、歌劇、兒童劇創作座談會同時在廣州召開。周恩

來和陳毅接受大會邀請出席了會議。按照大會議程，開幕時，由周恩來總理作報告，隨後轉入小組討論，打算最後根據大家提出的主要問題，由陳毅副總理再作一次報告。

這時已是六二年一月的「七千人大會」之後；周恩來在廣州會議的講話中，重申了我國知識分子的絕大多數已經是勞動人民的知識分子的著名論斷。於是，在小組會上，科學家、劇作家們紛紛將幾年來遭受的委屈、憋在心頭的苦悶和盤托出。談到傷心處，說者痛哭失聲，聽聲淚流滿面。

一份份「訴苦」、「出氣」的簡報送到陳毅手中，他一讀之下，竟然兩夜無法安眠。開會前，他也瞭解一些情況，但是，現在手邊的材料仍然令他震驚：被「拔白旗」點名批判，乃至開除黨籍遣送勞改的人數，竟佔了與會代表的大部分！他不能不為問題的嚴重性擔憂：黨對知識分子是關懷信任，還是猜疑、歧視、打擊，這不僅僅決定着科學界、文化界的前途，更重要的是，它直接關係到六億人口的大國、窮國，能不能繁榮富強，關係到黨在「八大」提出建設現代化社會主義強國的偉大歷史任務能否實現！

這一天，羊城賓館會議廳裏人聲鼎沸，氣氛激昂。參加座談會的科學家、劇作家們正翹首盼望陳毅的到來，急切希望聽取他的報告。根據陳毅去年在紫光閣的講話，他們深信陳毅這次講話，決不會避開大家心頭的疙瘩。他們的赤子之心，不僅需要理解和安慰，更需要獲得驅散心頭迷霧的力量！

熱烈的掌聲中，陳毅在鋪着白桌布的主席台落了座。他雙臂伏在桌上，既沒客套，也不寒暄，單刀直入，談起諸位最關心的問題：

「……工人、農民、知識分子，是我們國家勞動人民中間三個組成部分，他們是主人翁。不能夠經過了十二年的改造、考驗，還把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這頂帽子戴在所有知識分子的頭上，因為那樣做不合乎實際情況。」

「……你們是人民的科學家、社會主義的科學家、無產階級的科學家，是革命的知識分子，應該取消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帽子。今天，我給你們行『脫帽禮』！」

講到這裏，陳毅立起，向全場的科學家、劇作家深深鞠了一躬。

台下掌聲雷動，一雙雙眼睛含着淚水。

「十二年的改造，十二年的考驗，尤其是這幾年嚴重的自然災害帶來的考驗，還是不抱怨，還是願意跟着我們走，還是對共產黨不喪失信心，這至少可以看出一個人的心！」

陳毅熾熱的感情，知心的話語，把許多人心頭的寒冰，化為兩頰上滾燙的熱淚，有人忍不住嗚咽出聲。突然，陳毅的語調變得激昂起來：

「十年八年還不能考驗一個人，十年八年十二年還不能鑒別一個人，共產黨也太沒有眼光了！同志們，要懂得今天共產黨在世界上還不是佔優勢，要消滅帝國主義，還需要作長期的嚴重的鬥爭，因此要很好地團結人。團結的人愈多愈好！今天我們團結的人不是多了，而是太少了！科學家是我們的國寶！真正有幾個能替我們解決問題的人，一個抵幾百個。共產黨不尊重文化、共產黨不尊重知識、共產黨不尊重科學這類話，不曉得是馬克思講過？是恩格斯講過？還是列寧講過？毛主席講過？誰也沒有講過這個話！愚昧是個很大的敵人。帝國主義是個敵人，封建勢力是個敵人，愚昧——幾萬萬人沒有知識、沒有科學知識，也是很大的敵人。……」

笑聲、掌聲，又是笑聲……據當年會議的記錄稿注明，在陳毅作這篇三萬三千字的報告期間，會場裏響起六十多次掌聲和笑聲。

花城廣州，正值陽春三月。代表們脫下了冬裝，滿懷春意而歸。但是，他們仍有擔心——心頭的冰塊雖

然在廣州融爲春水，回去之後會不會又結成冰？

陳毅從廣州回到北京，立即忙於外事活動、出席政協會議，很少有閒暇在家。這天晚上沒事，正巧一位親戚從南京到北京出差，飯後，家人匯聚一同聊天。陳毅問起南方情況，那位親戚說：「最近軍區傳達了您在廣州的講話。」

「噢？」陳毅很感興趣地問，「你聽到什麼反映了？」

那位親戚略顯躊躇，但禁不住陳毅催促的目光，直率答道：「講好話的有。不過也有人說，去年紫光閣會議上講無產階級也有局限性，今年又對知識分子行『脫帽禮』，要不是聽到陳毅的大名，還以爲是右派分子在說話呢！」

「右派分子在說話？！我陳毅是大右派？」陳毅點着自己鼻子，不禁仰面大笑，「我這些講話的提綱，都是請示過毛主席的，我還留有充分的餘地呢！我是大右派，那毛主席又是什麼呢？！哈哈……」

大家都笑了。那位親戚又補充了一句：「聽說，上海市委第一書記柯慶施下了指示，不許傳達你的講話。」

「這我知道。」陳毅只應承一句，便岔開了話題。黨內領導層的事，他不便向親友說。但是他心裏清楚，並不是全黨都樂於聽到知識分子的笑聲。

從一九六二年夏季開始，「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的口號越喊越響，這方面的「發明創造」層出不窮。「游動哨兵」「江青組織批判了電影《北國江南》、《早春二月》，文藝事業不斷受到沉重的打擊。『突出政治』的大轟打起來了。斷章取義的『語錄』逐漸地風靡全國。陳毅再也沒有公開發表有關意識形態的講話的機會。暫時也無法知道陳毅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講過些什麼。對於這位在《冬夜雜詠》中寫了『大雪壓

青松，青松挺且直，要知松高潔，待到雪化時」的老黨員、老軍人，筆者只能從瞭解到的許多日常「小事」中，舉幾個十分具體的例子來說明問題。

一九六四年的初夏，陳毅在北京西山休養，在陳毅「不做空頭政治家」的思想指導下考進了「哈軍工」的二兒子丹淮，突然出現在陳毅書桌前。陳毅眉眼綻笑，大聲向裏屋的妻子張茜招呼道：

「春蘭，小丹回來了！他爲什麼回來？！是知道我病了，特地請假回來看我的。他也懂得孝敬了！」最後幾個字，說得特別動感情。

飯桌上，陳毅問起學校最近有什麼活動。丹淮據實告知：「正在開展反對不良傾向運動。」

陳毅不覺皺起眉頭。

丹淮說：「組織我們學習林總『四個第二』的指示。對了，同學們有反映，說林總的講話，與您經常講的不一樣。」

「嗯？是這樣嗎？」陳毅表現出極大的關注，像是要考考兒子：「你說說看，怎麼不一樣？」

看來丹淮最近想得很多，他有條不紊地說道：「您給我們說，您很贊成聶帥說的：『現在我們黨需要科學技術，就像二七年需要一支人民的軍隊一樣。』要求我們努力學習科學技術。您這兩年在大學作的有關紅專問題的報告，只要是報刊上能找到的，我都細細讀過。您是一直提倡又紅又專，反對空頭政治家的；這與林總提出的『政治第二』、『我們要想辦法發揮思想的力量來代替物質的力量』，怎麼會一樣呢？！」

陳毅眼睛裏閃動着笑意，不難看出，他對兒子的分辨能力是滿意的。「你自己認爲哪種對呢？」兒子直率地回答：「現在流行的不是您的這種看法，不過，我覺得您說得也對！」

陳毅又問：「那麼在你們同學中間，現在主要是不敢說『紅』呢，還是不敢說『專』？」
丹淮說：「那當然是不敢說『專』了。」

陳毅高興地拍拍兒子的肩膀：「行，你們自己判斷吧！只要對的，就聽，別管一樣不一樣。」

陳毅隨周恩來總理一起觀看話劇《千萬不要忘記》。劇中一位年輕工人，因為穿了一套一百四十八元的西裝，被批判為忘記了階級鬥爭，當了資產階級思想的俘虜。

曾說過「社會主義不能窮得褲子也沒得穿」的陳毅，在座位上不無煩躁地扭動着肩背。

演出結束後，大幕拉開，全場觀眾和演員，整齊地拍着巴掌，等候中央首長登台接見。周恩來站起身，拍拍身邊還坐着的陳毅，側身往台上了指了。

陳毅搖搖頭，毫不掩飾自己的反感情緒：「我不能上台握手嘞！我身上這套西裝，還不止一百四十八嘞！」

周恩來笑着小聲勸道：「陳老總，去吧！」

陳毅看看總理懇切的目光，這才緩緩站起身說：「好，依你的，去！」

一九六五年，陳毅參觀外交部一個展覽會，工作人員請他題詞。他看看牆上貼着的「語錄」，挺了挺眉毛，拿起毛筆，少等地沉思了一下，便大筆一揮，寫道：

「學習毛主席著作要學習他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的方法，不要死背字句，脫離實際，犯教條主義的錯誤。陳毅」

就是這樣一個「剛腸忘鬼蜮，迅雷發叱咤」的陳毅元帥，一個忠誠於黨的「八大」路線的無產階級革命家，突然被投入那場「觸及靈魂的大革命」，當然不可能不產生極富時代精神和個性特色的「戲劇性」情節。

當初在紫光閣會議上，陳毅講到傾心處，曾說過這樣一段話：「我現在有一種恐慌，也許是無謂的恐慌，就是怕我一閉眼睛，人家把我的什麼歷史都抄出來，造我許多謠言。我有些害怕。我的一生也有許多憂患，並不那麼順利。當然，把我說得那麼好我也不贊成。我只求那時對我有一個公正的評判。」

聽衆只是笑，並沒有誰能領會陳毅的深意。怎麼可能呢？這樣一位忠誠剛正、戰功累累、深受全國人民尊敬和愛戴的革命家，怎麼會被否定呢？在他們的意念中，能打倒陳毅元帥的人，恐怕上帝還沒有造出來呢！

不，很遺憾：上帝已經造出來了……

第一章 工作組是中央派的，我投的是贊成票

——

夜幕降臨了，喧鬧的都市恢復了寧靜。夏日的繁星倒映在中南海平靜的水面上，使整個宇宙顯得更加神秘、深遠。

在外交部勞頓了一整天的陳毅，此時剛吃罷晚飯。他拿起桌上的報紙，瞥見錶上時針已過八點，便「啣嗒」一聲打開了桌上的收音機。每天按時收聽中央台的新聞聯播節目，這是陳毅多年的老習慣。

內容提要已經播完，正廣播詳細新聞。播音員一開口，陳毅就感到異樣：往日渾厚、沉穩的男中音消失了，代之以憤慨激越甚至是怒氣衝衝的男高音！陳毅攔下手中報紙，凝神細聽。

「你們把偉大的政治上的階級鬥爭『引導』到『純理論』『純學術』的圈套裏，……」

「你們為什麼這樣害怕大字報？害怕開聲討大會？……」

以大將風度譽滿全軍的陳毅，聽到這兩句，竟像突然遭到雷擊，全身一顫，不覺「啊」了一聲。莫非聽錯了？他調整一下音量旋鈕，於是斥責之聲在整幢房子裏轟鳴：

「告訴你們，螳臂擋不住車輪，蚍蜉撼不了大樹。這是白日做夢！」陳毅氣惱地關上收音機，朝着快步進來的杜秘書問道：「中央台在廣播北大的大字報，怎麼回事！」

秘書茫然地搖搖頭：「辦公廳沒有通知啊！」

「我找總理去！」陳毅不等秘書叫車，「噲噲噲」，幾步走出院門。

陳毅怎麼能不震驚、氣惱呢！五天前，聶元梓等人「炮轟」北京大學黨委的大字報貼出後，立即引起北大師生的強烈不滿，僅半天時間，羣衆自發貼出了上千張反擊的大字報。當天晚上，根據政治局的決定，周總理派人來到北大，重申中央關於文化革命運動中貼大字報要嚴格遵守內外有別的規定，嚴肅批評了聶元梓等人，學校局勢才得以穩定。今晚卻突然將這張大字報撤向全國，難道希望在全國引起大亂？！

陳毅是周恩來總理家的熟客，他向警衛點點頭，徑直走進總理辦公室，急不可耐地問道：

「總理，政治局開會了？」

「沒有。」周恩來關掉收音機，招呼陳毅坐下。

「那是撞鬼了！中央台為什麼廣播聶元梓的大字報，還說是什麼『革命』的大字報？把全國人民思想都搞亂了，都起來反對各級黨的領導，究竟革誰的命？！中央台能負這個責任嗎？！」陳毅越說越氣，一巴掌拍在沙發扶手上。

「你別發火嘛！」周恩來接過秘書送來的清茶，遞到陳毅手上，口氣平靜地說，「我也是剛才知道。十分鐘前，康生同志打電話來說，毛主席贊成這張大字報^①，並決定今晚由中央台向全國播出。」

「哦，毛主席同意的？！」陳毅驚訝地反問。他見周恩來緩緩點頭，竟一時語塞。陳毅端起茶杯，咕嘟咕嘟地喝着，大半杯茶水下肚，卻沒品出滋味。他擱下茶杯，長長地嘆了一口氣，伸手向周恩來要支煙，大口

大口吸着。兩人默默坐在乳白色烟霧中，相對無言。

似這樣令人震驚、意外之舉，近幾個月來已經不是第一次了。

四月中旬，陳毅夫婦陪同劉少奇主席和夫人訪問巴基斯坦等三個友好鄰邦後，回到春城昆明，當晚接到周恩來總理的專綫電話。電理話語輕鬆關切，再三叮囑陳毅：出訪勞頓，你陪少奇同志在春城多休息幾日，再回北京。陳毅欣然受命。

不料，第二天中央發來急電：速至杭州開會。專機未到達之前，陳毅與劉少奇在賓館草坪上一邊散步，一邊心緒不安地猜測：這樣緊急，莫非北國邊境發生戰事？

專機直飛上海，專車接至杭州，走進會場，才知是批判彭真同志主持制定的「二月提綱」。

時隔半月，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二月提綱」突然被定性為反黨綱領，彭真因「反黨錯誤」被撤職、隔離審查。

兩天後，一貫說話有氣無力的林彪，像吞了炸藥，指着中央宣傳部部長陸定一大罵：「你搞我嘛！」於是，陸定一被撤銷黨內外職務，停止出席會議。

五月十六日，通過由毛澤東主持制定的中共中央通知（即〈五·一六通知〉）。

十八日，林彪在政治局擴大會上羅列了古今中外宮廷政變的史例，大造黨中央內部有人要搞政變、搞顛覆的離奇謊言，製造恐怖氣氛。一種人人自危的緊張情緒籠罩會場。

十天後，中央文化革命小組成立。組長陳伯達直接從毛澤東主席處領命，帶領工作組奪了《人民日報》社黨委的領導權，在京主持政治局工作的劉少奇同志竟事先不知！今天的事，身為黨中央副主席的周恩來又是事後才知道。這種完全違背集體領導原則的異常舉動，怎能不令陳毅震驚和擔憂啊！